



“一星期 经济菜单”

◎祝淳翔

2015年,华师大的退休教授刘善龄偶翻《申报》,发现始于1938年至1942年的上海家庭“一星期经济菜单”。此专栏由“华英女士”所写,几乎每周一次,为读者开列家常食谱。尽管这些菜单看似如流水账一般平淡无奇,但由于正值抗战时期,透过小小菜篮子,或能折射出战争对普通人生的影响,故值得深入研究。

“华英女士”的真实身份难以具考,根据“华先生月入200元”的情况来看,应来自当年的小康之家。她在开列菜单之前,总有几百字的闲笔,笔下很是活泛,她或议论物价,或谈及时令蔬菜,或回答读者来信。在此摘录一段创刊首日的如下文字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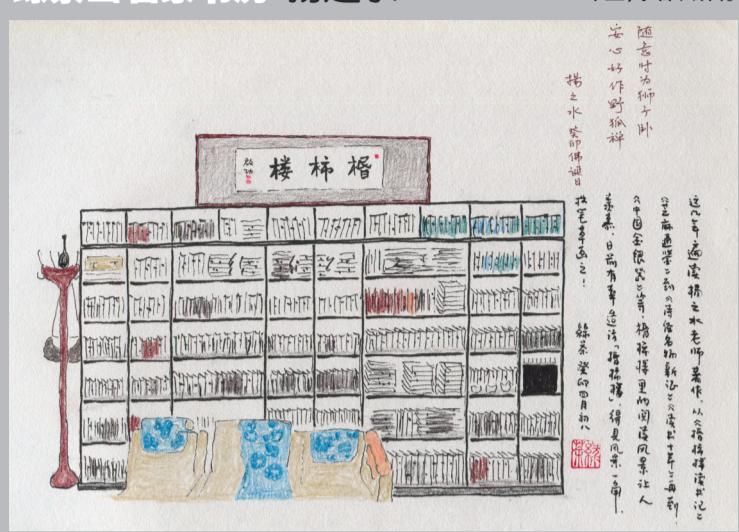
“衣食住行”周刊的编者先生来向我说:“每天为人事所困,常常动脑筋,已苦恼得够了;而每天早上,想今天买甚么东西下饭,既须经济,又要可口,想来想去,实在想不妥帖,觉得比做一篇文章,更来得困难;大概一般人都有同感吧。女士曾有十多年主妇的经验,华先生常在背后称赞您支配饮食,非常得当。因此在‘衣食住行’发刊之初,想请您拟一张一星期的经济餐单以供读者们的采择,如蒙允允,不胜感激之至。”

这里的编者是谁呢?倒是不难弄清。“菜单”每星期四刊于《申报》“衣食住行”周刊,该周刊编者,即为《申报》副刊的老编辑周瘦鹃。据周氏《笔墨生涯五十年》,1937年,“八一三”事变爆发,《申报》缩小篇幅,副刊停刊。不久敌机来苏轰炸,遂扶老携幼,先后在南浔、黟县避难。其间创作诗词,各二百多首。“一唱三叹,无非亡国之音”。半年后,战事稍息,《申报》副刊复刊,去信催他复职。因报到稍迟,改编“儿童”和“衣食住行”周刊。

1938年10月13日,是“衣食住行”周刊的创刊日。这一天,周瘦鹃以编者署名的形式撰有《开场白》。其中写道:“衣食住行,是世界最专制最残酷的魔王,永永支配着人们的一生,一些儿不肯放松。人们为了他生,为了他死;为了他出卖肉体,出卖灵魂;为了他出卖坚定的意志,出卖高贵的人格。”又夫子自道,自认为“弱者,接物待人,一向步步退让,决不愿和人争天夺地;就为顾及本身以及一家十口的衣食住行,无论干甚么事,不得不委曲求全,把自己的嶙峋傲骨,渐渐地消磨尽了。”并赋两首七绝:“烽火连年衣食尽,挽枪遍地万家哀。买山归隐难如愿,人海依然忍辱来。”“十丈软红居不易,茫茫四顾欲何之。明知媚骨非吾有,遁迹深山恨已迟。”这篇《开场白》言辞沉痛,字字泣血,可惜未曾纳入范伯群主编的《周瘦鹃文集》,令人遗憾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扬之水

1954年生,学者、编辑。



梧柿楼 这几年遍读扬之水老师的著作,梧柿楼里的阅读风景让人羡慕。日前有幸造访梧柿楼,得见风景一角。



新书 快递

论希望

[美]E.B.怀特著 肖一之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由作者的孙女编辑成书,收入的作品涵盖随笔、诗歌、书信等多种体裁。这些作品创作时间跨度很大,却反映了怀特一以贯之的处世态度:“面对复杂,保持欢喜。”

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

[美]罗伯特·达恩顿著
郑国强译 洪庆明校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本书聚焦18世纪法国的图书出版业,并对当时最为畅销的三种著作的文本进行分析。这些文学作品充斥着对等级制、君主制以及这些基本制度下各种现象的嘲讽,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准备。

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

简洁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从最为日常而个体的视角切入历史,不带任何滤镜与夸饰地展现一名80后女性成长的历程。无论性别,只要你曾经历过青春的喜怒哀乐,都能从中照见自我并深受启发。

早期中国的鬼

蒲慕州著 黄容玄译
新星出版社

作者采用跨学科的方法,从宗教、历史、社会理论、心理认知等多角度,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;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、古希腊、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,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。

“纯粹只是为了乐趣”

◎苗斋

爱德华·纽顿《聚书的乐趣》的中译本,收录在三联书店“文化生活译丛”中,据说是因吕叔湘的推荐而翻译出版的。当时,国内读书界对其人其书的背景知之甚少。书的前勒口印有内容简介,第一句竟然是:“这是一位英国藏书家讲自己聚书经历的故事。”版权页上,作者姓名前,标注的国别也是“英”。责任编辑大概是看到原书是英文写的,所谈的都是英国文学版本,涉及的多为英国的书人书事,

便想当然地以为作者是英国人吧。

陈建铭编译的纽顿选集《藏书之爱》问世之后,大多数读者才又重新关注起这本书。原来纽顿不仅是一位藏书大家,也是一位书话随笔大家。《聚书的乐趣》是他的成名作,当年还是一本畅销书。

纽顿在该书开场白里表示,他不是为赚钱而写作,也不会去写一部出自学者之手、专供学者研读的书。他之所以动笔,纯粹只是为了



读书的兴致

◎郑伯克

古人说过,“读书当读全书,节钞者不可读”。此言虽是,然以世情度之,则不尽然,因时人之著述大多卷帙浩繁、领域宽广、装帧精绮、价银高贵,常人可望而不可得。而且著述原本是难以调于众口的,却不作别类单出或分册零售,则节钞本之为人所接受,似不宜厚非之。以我而言,虽是治古文学出身,但对胡适的新文学也感兴趣,但其《胡适全集》分卷既多、索价亦奇,卓尔如有所立,让人仰屋窃叹、望尘莫及,还不如在冷书摊上捡一册旧的《胡适诗话》来得实惠。

此书由吴奔星与李兴华选编,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,“一卷在手,可对胡适的文艺思想、文学主张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轨迹,一目了然;对研究作为诗人的胡适的思想与创作提供了比较全面而可靠的依据”,即所谓的别类单出。但其“对某些诗话,针对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需要,酌加简明注解”,实则大可不必。在我看来,除古人外的全集或选本均不必作注,这倒不是轻慢“中等文化水平读者”,而是近人之作本甚浅易,作注不免续貂,且间或因注家之失当,而坏掉了读者之兴致。

例如《胡适诗话》“打油诗解”条注:“见《升庵外集》。按,升庵为南宋诗人杨万里。”稍有文史常识之人当知“升庵”乃明人杨慎的号,此为误注无疑。又如“腐儒曲解《琵琶行》”条注:“唐代诗人揭露官布(如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)、讽刺特权(如韩翃的《寒食》)、同情宫女(如元稹的《行宫》)的诗不少,未闻有因诗的创作而致祸者。”可是复按胡适原话,乃谓“白香山的《琵琶行》,本是写实之诗,后之腐儒不明风俗之变迁,以为朝廷命官岂可深夜登有夫之妇之舟而张筵奏乐。于是强为之语,以为此诗全是寓言。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,固有非后世腐儒所能梦见者矣”,其与“未闻有因诗的创作而致祸者”有何关联?于此更见注文之牛头不对马嘴了。



乐趣。他的书,是专门为那些整日忙于俗务却自以为喜欢读书的人,即吾辈芸芸众生而写的。

如此看来,《聚书的乐趣》这本书,读来轻松、愉快,受到爱书人欢迎,应在意料之中。但令人惋惜的是,中译本里生硬、缺漏、讹误之处着实不少,影响了阅读效果。陈建铭选译的部分篇目,译文可读性较强,只是过于“归化”,且有刻意卖弄之嫌,所谓“过犹不及”也。